



巴勒斯坦疑阿拉法特遭毒死决定开棺验尸。CFP供图

阿翁之死 “针”朔迷离

8年之前，亚西尔·阿拉法特刚刚去世，有人怀疑他是中毒而死，但阿拉法特的妻子苏哈拒绝了尸检的要求，使得真相难以大白；8年之后，苏哈却突然拿出丈夫的衣服，通过瑞士一家机构检测出高放射性物质钋-210的痕迹，含量足以杀死20人，巴民族权力机构随后同意为阿拉法特开棺验尸。这一切，显得那么诡异，那么扑朔迷离。事情背后，是否别有深意？一场让全球媒体屏息凝神的调查正在展开。

“针”杀背后有政治目的

半岛电视台近日播放的一部纪录片称，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生前的衣物经检验含有罕见的高放射性物质钋，由此怀疑阿拉法特系中毒身亡。巴民族权力机构随即同意为阿拉法特开棺验尸，以探查其真正死因。分析人士认为，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重新调查阿拉法特死因很可能隐含政治目的，其背后可能有着巴勒斯坦内部和国际层面的多重因素。

内因 遗老派和当权派斗争

从巴内部局势看，此次调查可能是阿拉法特遗老派对于当权派的一次反击，希望借此引发巴民众的愤怒，迫使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等人下台。阿拉法特去世后，巴领导层内部的遗老派与新领导层之间发生争斗。遗老派中的巴前安全高官穆罕默德·达赫兰和曾担任阿拉法特经济顾问的穆罕默德·拉希德等惨败，被逐出权力中心。达赫兰去年6月被法塔赫以走私武器为罪名被开除，拉希德则在今年6月以贪污罪被缺席判处15年监禁。拉希德曾扬言，将披露阿巴斯的一系列“黑幕”。半岛电视台这部长达50分钟的纪录片将矛头屡次指向阿巴斯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其中就有拉希德出境讲述。片中引用曾为阿拉法特治疗的医生的话说，阿拉法特的离世并非“医疗事件”，而是“政治事件”，应当向“拉姆安拉方面”（巴民族权力机构）了解详情。

外因 美国卡塔尔施压巴方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从国际背景看，此次重提阿拉法特死因可能是卡塔尔和美国的“政治阴谋”。身在马耳他的阿拉法特遗孀苏哈6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在对阿拉法特遗物化验前，半岛电视台已经获悉他可能是被放射性物质致死。因为半岛电视台是直接将遗物送往放射性物质实验室，而非普通实验室进行化验。那么，该电视台是如何获悉这一情报的呢？一些巴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件事背后有安全机构的介入。他们认为，卡塔尔及其盟国美国是幕后指使者。卡塔尔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进一步证明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地位，同时向阿巴斯发出一个信号：卡塔尔能够左右巴勒斯坦局势，并且可以掌握他的命运。另一方面，美国的介入则是为了向阿巴斯施压，逼迫他在巴以和谈中做出让步。目前，巴勒斯坦民众普遍认为以色列是“谋杀阿拉法特”的幕后黑手。因为，以色列曾多次威胁要“清除”阿拉法特，以方也有投毒暗杀巴领导人的前科。而且，这种放射性物质钋是来自核反应堆，以色列恰好拥有核反应堆。

感染艾滋病毒说

阿拉法特死后不久，以色列电台记者阿维·伊萨查罗夫和以色列《国土报》记者阿莫斯·哈雷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第七场战争》。新书披露，曾担任阿拉法特20多年私人医生的阿什拉夫·库尔迪在约旦首都安曼接受电话采访时透露：“我知道巴黎的医生在阿拉法特的血液里发现了艾滋病病毒。”他没有说明自己从何得来这一敏感消息。库尔迪坚持表示，阿拉法特系中毒而死，艾滋病病毒是“被注射到他的体内用来掩盖毒害的事实”。尽管媒体对阿拉法特症状疑点多加渲染，但法国医生并未在医疗报告中提及有关艾滋病病毒检测

中毒说

巴勒斯坦医生坚称阿拉法特是被以色列所毒害的。《第七场战争》一书作者采访了一些没有点明身份的阿拉法特身边人，这些人的说法似乎为“中毒”一说提供了部分佐证。一些巴勒斯坦官员在采访中坚信“中毒论”，并特意提到以色列1997年试图毒害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他们还强调说，阿拉法特在这方面不太在意，经常在没有医疗监护的情况下就食用来访者送上的糖果甚至药品，因此很容易遭人投毒。2004年10月12日，人们发现用过正餐的阿拉法特没办法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站立起来。他开始抱怨恶心、想吐。以色列《国土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医生的话说，那一餐很有可能就是中毒根源，“这是在医疗学校里就能学到的典型中毒案例”。

自然死亡

《纽约时报》介绍说，贝尔西军事医院主治医师布鲁诺·佩茨在病历中列出了阿翁患有的各种症状，如消化系统不适、血液系统紊乱、梗阻性黄疸、神经性昏迷和昏睡状态等。参与评估病历记录的美国和以色列医疗专家表示，医师最初只是判断阿拉法特患有流感，在他发病15天之后才对他进行抗生素治疗，并在治疗两天后才将他送往法国巴黎贝尔西军事医院，但这时想要挽救阿拉法特的生命已经太晚。《纽约时报》指出，阿拉法特在拉姆安拉的医生们当时似乎没有及时诊断出他患有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症，而正是由于这一病症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它最终夺去了阿拉法特的生命。研究人员称，阿翁患上出血失调症状的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他食用了感染有葡萄球菌毒素的食物。

阿拉法特死因猜测

一事。然而，库尔迪并不是唯一提及艾滋病病毒的“证人”。新书写道，一些以色列医生通过法国医院和以色列国防部的渠道也获知了类似“暗示”。《纽约时报》得到了阿拉法特的病历并进行研究后指出，在阿翁的病历中，医疗专家们没有找到和艾滋病相关的检查记录。这位以色列专家表示，根据阿翁患病期间的新闻报道，他曾经非常怀疑阿翁患上了艾滋病，不过在仔细研究医疗记录之后，这位专家认为，阿翁患病时肠道内问题发作的情况和艾滋病的典型发病情况不符合，因此“艾滋感染说”是不太可能成立的。

第二天，阿拉法特接受了一个埃及医疗队的综合检查，断定他只是感冒而已。库尔迪说，竟然没人通知他，“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在过去他们碰到任何小感冒都要召我去。”直到10月18日，一支突尼斯医疗队首次诊断出阿拉法特“血小板减少”。此后，阿翁入院治疗，人们原本以为他能渡过此次难关。但阿拉法特办公室于当月25日证实，这位领导人病情骤然恶化。库尔迪终于在两天后见到了阿拉法特，“他不是我认识的阿拉法特了，体重减轻许多，肾和胃的部位疼痛，没有食欲，而且血小板减少。他的脸上有大面积红色圆点，皮肤暗黄，每个医生都会告诉你这些就是中毒症状”。针对阿翁并未出现白细胞锐减这一中毒普遍症状的说法，库尔迪解释说，也许毒药是一种不为人熟悉的毒药，症状特殊。

虽然理论上，某些人的确有机会在阿拉法特的食物中中毒，但根据病历，阿翁并没有出现这种食物摄入型疾病的典型症状。此外，一位美国血液学专家还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表示阿翁可能是感染上了常见的憩室炎，该炎症主要发生在病人大肠内的液囊中。受感染的憩室有可能会爆裂，内部包含的致病物质会因此流入腹腔，诱发囊肿或是类似腹膜炎的炎症。这位血液专家表示，虽然法国医生们当时没有发现相关症状来支持自己的这一假设，但他认为，这是因为这种致病物质非常隐蔽，很难为人所察觉。这位血液专家甚至认为，医生当时对阿翁体内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症开出的肝磷脂类药物可能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在美国，医生一般不建议患有血管内凝血症的病人服用肝磷脂类药物。据《信息周刊》